



边看边聊

今年夏天炎热，人和小动物都过得辛苦，唯独仙人掌倒是显得很从容。家里被老人养护的那些，简直是被我彻底遗忘在天井里的仙人球们，居然顽强地开了四次花。

仙人掌的花期短暂，如昙花一般，却不被人寄予更多诗意的想象。就像同样是带刺，俗丽的玫瑰可以象征爱情，还能象征甜蜜背后的伤害，显得很辩证。仙人掌却不知道在象征着些什么。它好像有自己的宇宙，在沉默中感受寒暑。也有自己怒放的生命最强烈的魅力的信号。

曾有一天里，院子里一株仙人掌上有三朵花一起开了，颜色还不一样，艳丽至极，令人十分讶异。讶异中，又有意外的惊喜，觉得可能会有好事发生，有了额外的憧憬。仙人掌的花朵谢得也很低调，无声无息。和有一些好看的花性情也不太一样。比方白玉兰、杜鹃，都属于那种盛开时端丽，花谢时狼藉的种类。若是还赶上一场雨，地上的那些，就像湿掉的餐巾纸一样令人感到惋惜。

仙人掌本是看似乏味的绿色植物，坚硬带刺，却能开出诸如白色、粉色等特别晶莹、纯洁、甚至像绸缎一样的小花朵，和想象中太不一样，真是十分有趣的事，用现在的话叫做“反差萌”，“反差萌”抖搂出被真正了解过的真相。像无聊的人突然讲了一个很动人的笑话，旁的人在惊讶和意会之间沉默的那几秒钟里，多少被点缀了被生活逻辑所束缚的那部分未知。我们是多么不了解他啊。

因为仙人掌开出了过于艳丽或十分纯情样貌的花朵，而令人不由得分叉出思想，想出一些道理，可能是做学生做久以后的毛病。对自然界造物感到欣喜的同时，也自然流露出对外部世界的陌生。但这种附会的强力，在“童年”的光环笼罩之下，就会显得可爱起来，即使不符合事实，也会得到原谅，是一种躲避。

比方我们小时候觉得，养蜂人一定是一个培育甜蜜的职业，但实际上真正未加工的蜂蜜可能并不是很甜。又如树有了生虫后会长出树胶，孩子们会觉得，

树胶是树的眼泪。但实际上，树胶很可能被加工成假冒的蜂胶加以出售……听起来树真是欲哭无泪了。

把树的裂缝想象成伤口，不免会问树会不会感到疼痛。我们因为自己对疼痛的恐惧，移情到物质之上，荒谬却又显得很有善心，反映了人类的另一种自我眷恋。但自恋的逻辑出问题的時候也很多，譬如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熬过寒冬的植物就比熬过酷暑的植物更具有品格上、道德上的优势。

有心仙人掌

张怡微

美国作家艾米·斯图尔特的《鲜花帝国》，写花卉贸易与科技、情感与商业的交汇与相融，很有意思。在序言中，作者写道，“人们拿到花时首先会怎么做？……他比画了人们常做的动作：将双手捧到胸前，深深吸了口气……我用力嗅了嗅，试图闻到玫瑰或百合的芳香，但什么味道都没有。”

对什么香味也没有的花朵，对不怎么甜、甚至辣喉的蜂蜜，我们真正的看法其实是和对开出超级好看花朵的仙人掌是差不多给我。接过书的一刻，我就感觉在这本散文中，一定蕴藉着乐心许多温馨的故乡文字，从而使我对此书充满了阅读的期待。

我没猜错，那本散文集中，收入了她描写故乡的多篇文章。乐心于紧张的新闻工作之余，勤奋地写下大量的散文随笔，而其中最吸引人的部分，自然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篇章。写作中，她自己一定也感觉到了，一旦落笔于故乡题材时，不竭灵感便充斥于脑际。由此，抒写故乡便成为了她散文创作的永恒题材。犹如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所说：“我发现我那邮票般大小的故土很值得写，而且不论我多长寿也不可能把故乡写完……”无疑，故乡对于乐心和每一个写作者来说，都是一笔刻骨铭心的文学财富。其萌发于地域血脉的对故土的生命感知，是

的，是一种误会。“花香与人间戏剧类似：欲望与饥渴，出生与死亡，甚至还有欺骗和模仿。”所以花朵如果放弃美丽、长寿和香味这三件事，是不是能逃脱人类权力和审美秩序的魔掌？这也很难说吧。

记得去年结束学业离开异乡时，我曾丢掉一棵仙人掌。我是高速公路下的花市买下它的，在一个大冬天里，之前似乎发生了些不开心的事。那棵小仙人掌大约是花市里最丑的花了。后来，它陪伴了我四年，一直在我的书架上，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开花，没有果实。就像很多人，很多东西，很多事情一样，只是日复一日的陪伴。

其实我还是想过一想，离开以后要怎么处理那个什么也没有发生的仙人掌。去年冬天，我写了一篇小文章，叫《雪花里的仙人掌》，“那双手曾经在漫长的时间里，一点一点松开了雪花里的仙人掌。”像一种早就知道会发生的道别。而我再次想起它，却是在今年的酷暑里，又一株仙人掌在眼前居然开得那么灿烂，灿烂得莫名其妙，因为好像并没有人在等它盛放。

7月27日告别了丹麦的丹麦海角，我们登上了开往瑞典哥德堡的船。留给哥德堡的时间并不多。不过我们有法宝——一张24小时的公交通票，随意登上一辆公交车也好，一辆tram也好，就可以开始按照金角银边草肚皮的顺序了解一座城市了。没想到tram所经过的街道上还是一幢幢古老的建筑。其实有些是能看出来是新建的，但是也是仿从前的风格，整体非常协调。

我们携手走天涯

江铸久

转了一大圈之后在中央广场下车，回头就看到了朋友张强在奥胡斯推荐的餐厅 Jemsens 的连锁店，想到了好吃的猪肋排，马上就迈不动步子了。老天爷似乎也猜透了俺们的心思，适时的下起了雨，这一程不用开车了，终于可以点丹麦酒嘉士伯过瘾了。

28日上午乘着已经熟悉的 tram 直奔中央车站，得空还拍了几张照片。乘瑞典高铁 SJ 赴斯德哥尔摩。高铁上有 WiFi，不收费，说明中国高铁想有 WiFi 也难也不难。

一路上的风景美得成了常态。今天幸运的是水洗的天空，蓝得醉人，更幸运的是蓝天上大团大团的白云，衬得天更蓝云更白。

从斯德哥尔摩转乘 37 分钟的城际列车，来到乌普萨拉小镇。这里是瑞典最早的大教堂，北欧最壮观的教堂所在地。走累了，寻个望得见教堂的餐馆慢慢发呆用餐，守看着夕阳里教堂的多种风采。

29日，来到斯德哥尔摩的 Nybroplan 渡轮码头时已是傍晚时分。晚上 7 点多了，天色还很亮的。从渡轮码头延伸出去，这段沿着海湾的景色，再配上夕阳的光线，大教堂、沿岸的建筑依次展开。斯德哥尔摩的建筑延续了北欧的风格，以斜面尖顶的屋顶配以庄严有序的布局，犹如林海峰老师李昌镐国手堂堂正正的序盘法大局取胜。这样的格局当然是逃不过好莱坞大片的青睐，所以虽然第一次来却不太陌生。渡轮在海湾地区绕弯，对于游客来说就太方便啦，好些人同俺们一样，不管渡轮开出多远，反正是坐回出发的码头。

渡轮开出不久岸边是游乐场，听着游人在玩过山车、高空失重、秋千等时的惨叫，回想起 35 年前出国在读的游乐场连着坐了两次过山车。真是岁月不饶人，估计是不会再做这样的尝试啦。年轻就是有钱敢试，敢花钱找罪受，说来距第一次到欧洲也过去了 18 年，乃伟回归比赛的时间差不多也是这么久。有喜欢的事情，好好珍惜当下，就是珍惜好时光。

想到今天是李昌镐国手 42 岁的生日，上网祝福这位棋界的英雄生日快乐！

30日上午游览斯德哥尔摩老城。全是老的建筑房子，包括巷子都比较窄，脚下是巴掌大的石块路。就是这样的老城对现代人充满了吸引力。历史的厚味显现了出来。游览说明也很短：不管什么方向，只要朝着教堂的方向走就可以。

迈出巷子，找个凳子歇歇。望着河对岸的博物馆，右侧的瑞典王宫、瑞典学院，远些歌剧院、博物馆。教堂的钟声响起，映衬着依地势而建的三角形矩形形各个六七层楼高的小型城堡，瑞典人在建筑上一直在积累。转过街角是诺贝尔博物馆。对这位发明家我心里想表达的很低回敬，他设立的奖项超越了国家种族宗教，为人类的文明建立了一项标尺。

1号是回程的日子啦，下午4点15分的航班。想起个一大早碰运气，也许还能看日出，结果早上5点多醒来发现太阳已经老高了。吃过东西，7点半到了耐看的老城。安静，常常是整条街就俺们仨人。再看看瑞典学院广场前面的雕像、鸽子，大教堂侧门的两棵钻天白杨树。皇宫的卫兵正在换岗。两天前中午来的时候还有军队演奏，游人如潮。清晨无人的广场上，卫兵们正步走，口令和行礼依然一丝不苟。天空云淡风轻。这些美好的事物从历史走来，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说起旅行，老伴儿包揽了做计划订住处做饭打扫洗衣导航等等工作。噢，一复盘，俺不知道都干过什么的，此处不宜多写，略去（老伴儿注：领导开车啦，还写文章）。度假很愉快，美好，还趁机发表游记——看来很多文字工作者是容易找借口不干活的。

外甥女豆豆同行。这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读书到博士，派她做旅游地的攻略和订机票船票，都干得很好，照相很多话也很多。一个理科生，却有文科生的情怀。不是豆豆，俺们可能就错过了奥胡斯大学，也不知道奥大在欧洲计算机界的高度。到了奥胡斯大学，看着如茵的草坪，才想起来奥大重视人文精神，曾经拨出经费请北岛上课两年。不是她，我们会错过爱因斯坦，波尔的研究室。每天晚上豆豆都督促俺写通稿，美其名曰：提高俺的写作水平。真是天生当老师的！

世界很精彩，与亲人一起多走走看看真是幸运。

在寂静中听到故乡先人们会在静夜里聆听到辽远天际传来的声声鹤笛，那笛声一头牵着故乡，一头牵挂着远方的乡人，留下无尽的空间给乐心，让她春蚕吐丝般缠绵地写出古镇鲜活的故事。

“白鸥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重回故乡的乐心内心一定是丰富的。置身古镇，相信她

树犹如此

舒非

八月初的香江，虽然临近立秋了，但是气温仍高达 32 摄氏度。窗外骄阳似火，令人望而却步。与其户外汗流浹背，不如室内开空调读书。随手拿起一本白先勇的散文集，一翻开就见到他的名篇《树犹如此》，一口气便读完。

果然是名篇。写好友王国祥从一起种树开始，到最后因病离世，穿插两人长达二十多年的深情，从台湾写到美国，写得丝丝入扣，音容笑貌，跃然纸上。最后作者在车上忍不住大恸，我也忍不住热泪盈眶。白先勇的作品大部分都读过，《树犹如此》当然读过不止一回。依然感动是因为写得太动人了，还有一个私人原因：我的记性一向不好。记性不好，百害而无一利，唯一稍微称得上好处的就是读过的书很容易忘记，重读时仿佛第一次阅读，充满惊喜。

白先勇的文字漂亮得无以复加。写情写景，所用语言，恰到好处。真是多一个字嫌太多，少一个字嫌太少。

如今，这样精美的文字哪里去找寻？优美典雅的文字像人一样，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练就的，所花的功夫不知凡几？难以估量。

再看看今天现在的人所用文字，真的很泄气。如今全世界都是手机时代，日常大部分用的是微信之类的文字。三言两语就打发了，怎么可能对文字精致讲究，不要说写一手好文字，即使是欣赏一手漂亮文字，也没有多少人能懂。

没错，时代巨轮每天向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得到了许许多多的方便，同时，也失去了很多美好的东西，譬如一手鲜活漂亮优美的书写！

冯乐心多年来倾力于散文写作，这本《太湖鹤笛》已是她的第三本散文集。翻看目录，一篇篇乡情浓郁的标题将人带入了江南水乡宜兴。《太湖人家的鹤笛》、《乡村做酒》、《太湖扯篷船》、《唱春佬》、《扎库》、《祭祖做羹饭》、《庙会节场》、《读上》、《说大书先生》、《虎头鞋》……读着这些文字，不禁使人沉醉在了竺山多秀色，太湖水氤氲的情韵中。

我与乐心邂逅于故乡周铁。那年春天，中央电视台摄制组来古镇周铁拍摄电视片《记住乡愁》。我与乐心作为该片的采访人，一同回到了家乡。拍摄中，见乐心自豪地缓缓踱步于横塘河畔，如数家珍地述说着故乡往事，那段发自内心的对家乡的真情回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采访结束，乐心拿出一本刚出版的散文集送给我。接过书的一刻，我就感觉在这本散文中，一定蕴藉着乐心许多温馨的故乡文字，从而使我对此书充满了阅读的期待。

我没猜错，那本散文集中，收入了她描写故乡的多篇文章。乐心于紧张的新闻工作之余，勤奋地写下大量的散文随笔，而其中最吸引人的部分，自然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篇章。写作中，她自己一定也感觉到了，一旦落笔于故乡题材时，不竭灵感便充斥于脑际。由此，抒写故乡便成为了她散文创作的永恒题材。犹如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所说：“我发现我那邮票般大小的故土很值得写，而且不论我多长寿也不可能把故乡写完……”无疑，故乡对于乐心和每一个写作者来说，都是一笔刻骨铭心的文学财富。其萌发于地域血脉的对故土的生命感知，是

摇曳在空中的乡愁

尹汉胤

去了德国东部城市卜劳恩，看教堂看城堡，似乎有点审美疲劳了，而看《父与子》漫画作者卜劳恩纪念馆，倒让我提起了精神。连环漫画《父与子》1934年开始在《柏林画报》发表，作者就以自己成长的城市卜劳恩为笔名并沿用终身。卜劳恩纪念馆，位于一条宁静的小街上，地面的小石块已有些年份了。这是一座很普通的民房，门口的“父与子”雕像倒显得高大，雕像的底座是一本厚厚的打开的书，父亲卜劳恩牵着儿子克里斯蒂安的手，高兴地跨步在书页上。在雕像前我瞬间有很多回想，这父子情真可感天地。走进纪念馆，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售票小吧台，周围橱柜里摆着有关卜劳恩的各种图书和纪念品供选购。展览分布在三层楼面，有好多个卜劳恩漫画原作、各个时期的照片和史料、还有以父子漫画形象制作的各种摆件装置，工艺和材质不同，大小也不一样。整个布展既有匠心独运的严谨，又有轻松风趣的格调。这幅照片原本拍的是卜劳恩纪念馆的海报及街巷，但我转念想光有真实的场景还不够，于是把父子荡秋千的照片叠加上去，这样可以增添一点快乐幽默的意味。



夜光杯

外人永远也不可能体会得到的。

“鹤笛是太湖人家的特色，在太湖边生活的周铁人自古以来就有放风筝的习俗，人们把放风筝叫做放鸽子。鹤笛在空中音响浑厚、和美、时高、时低，风力越大，声音越是悦耳动听。放得越高，传得越远，两三公里外都能清晰听到……”宜兴制作风筝的历史可追溯到宋代。每至清明，太湖岸边便会随风飘荡起各种风筝，风筝寄托着人们的希望，同时也向空中发出着声声呼唤，用鹤笛传达着对身在异乡游子的思念。乐心从故乡传统风筝制作工艺中，发现了乡人寄托情感的独特方式。

乐心的散文冲淡朴实，意境含蓄，感情真挚。文中人物执着坚韧，安贫守道，内敛淳朴，凸显着宜兴人沉静平和的精神内涵。娓娓道来的从容笔调，就像古镇屹立千年的古银杏，默默感知着古镇沧桑，细心倾听着老街上走过的每一个足音，户枢开合蕴藏的流年往事。

又小离家的乐心，如今又回来了。她在周铁老街上租了一个小院，准备在天井一角植几叶芭蕉、一棵樱桃；门厅置一条案，一把古琴，悬一幅蒋捷“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诗句。静心在古镇，每日里吟风、品茗、听雨、抚琴、静思、怀想、写作。只有繁华经过，才会返朴归真，回归生命



摄影

七夕会

看卜劳恩

李京南